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三十七回 公道老叟看妖魔 獻身行者陳來歷

卻說眾冤孽，只因神將打逐他，不容入山門，受領高僧法食，抱怨在念，來到海山，與陶情等相逢，得嗔魔扶助他，阻攔高僧演法。分心魔說：「如今難阻了。當時我等，有那件逆邪魔，欺罔妖魅，正犯著這幾個和尚戒頭，今被他押解到酆都受罪，鞭打到陰山滅蹤。我們空有移山倒海之能，怎奈世無干名犯義之輩，忤逆被他化為孝順，欺罔被他化為忠良，大道坦坦，如何阻礙？」眾冤孽道：「一事與列位計議，你等冷落海山，我輩又不入善地，世縱無不孝之人心，或者尚有不信不悌等情性，好歹使作幾個，勞他師父口脛，費他徒弟精神，阻攔他東行，延宕他時日，叫他西來沒興，東度無緣，也遂了分心嗔魔一念。就是列位也不被他四個字兒趕逐得躲躲拽拽。」陶情等聽了，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乃各弄精細，一陣風大家散了，按下不提。卻說向尚正有前妻二子，家業又有二媳能支。一官既解，王福當安。難道房樞無伏侍之奴，早晚無呼喚之婢？畢竟被王陽領了個妖嬈入夢，使了個慾火迷心，卻又被那媒妁甜言美語誘哄，引動春心，續弦了這個撥嘴拔舌的後婚婦女，耗精損神，把個元陽枯竭，一命歸陰。留下金珠財寶，理當向今、向古均分。他二人孝道，被高僧點化，雖名美讓，卻也幾分未諳。哪裡是未讀聖傳賢書，不知義理；哪裡是忘卻同氣連枝，罔念父母情分。都是那不悌邪迷與那不遜妖魔，盤據在二人心內。卻說這兩個邪魔各據著一個，乘那向古、向今分產之際，向古要占東園，向今偏奪不讓；向今要占西園，向古偏爭不遜。家私，兄說弟多；田舍，弟說兄廣。他兩個心氣方平些兒，卻又被那邪魔鬥狠。一日正分析之夜，只見他弟兄臥房上，兩個邪魔在空中，猙獰面目十分惡狀。但見他：

一個光亮亮燈盞兩隻圓眼，一個蓬鬆鬆刺刺一個毛頭。一個查耳朵，似蒲扇揚風；一個竅鼻樑，扣冬瓜倒地。一個藍臉，靛染何差；一個紅髮，硃砂無異。一個齜著獠牙，只叫我，要多些；一個挾著尖嘴，罵道你如何占我。

他兩個邪魔都是艾多之黨，迷亂在弟兄二人心內，被親友勸解不開，官法懲治不怕，只嚷出他臟腑之外，蹲在那房屋之高，你罵我，我嚷你，你揭我平日心間違法的事，我揚你暗地虧心短行的非。吵鬧得鴉雀兒也不敢往他房上歇，貓兒也不敢他家瓦上行。卻有鄰家一個公道老叟起早到寺來燒香，只看見這兩個邪魔大嚷大罵。老叟躲在門裡，悄悄聽他罵到興頭，一個往屋下，執了一把大桿刀，跳在屋簷上，左舞右旋，要去廝殺；一個到房內，拿了一柄長槍，鑽出天窗外，前戳後刺，只要爭鋒。老叟看了一會，聽了多時，想道：「原來他弟兄爭產奪財，歲無寧日。我只道是他父在，偏心不均，他弟兄全無義氣，忍心害理。原來卻是這兩個妖魔在他身上作變。我想向尚正老兒在日，也忠直積善，冥冥不當有這家鬼弄家神。緣何這邪魔猖獗，必然是他存日瞞心昧己，占人駢邑，死後有這冤孽作橫。他弟兄怎怪得終朝爭競，勸解不省。」這老叟，一則起得天早，一則看這二魔怎生解散。他把門兒半掩，身子躲著，只露著一隻眼耳聽動。這二魔罵了一番，各顯手段，一個把刀斫去，明晃晃有如電掣；一個把槍戳來，光閃閃宛如星飛。兩個七七斜斜，卻不是個久慣將家子，使出那十八般武藝，又不是個積年老教習，賣弄那家的槍法神通。挽住弓，你扯我拽，真似小鬼奪索；撻著槍，我爭你推，如同餓虎撲食。

他二怪爭鬥了一會，彼此氣力漸衰。只見分心幾個妖魔來相解勸，道：「你二妖何故自相骨肉，當家子相害？我等原叫你盤據在那分財產的心胸，迷亂他爭鬧，擾那演化的和尚向方。誰叫你兩虎相鬥，終有一傷，倒放還了那爭長競短的人。」乃分開兩下，帶著不悌邪魔往空飛去，說道：「前村又有幾家不敬長、有愛弟的，在那裡裡化，須率去也。」卻只丟了一個不遜妖魔，坐在那屋簷上呻呻吟吟，自思自想道：「我當初原與不悌同出一門，為何反與他相競？如今不悌邪魔既被分心魔帶去，撇卻我一個，如今且投入向古身上，搬弄一番去罷。」乃往屋下去了。這公道老叟聽了邪魔說的是不遜話，又見邪魔行狀這等惡，乃一面歎息道：「人家昆弟忘義爭財，我只道他是不讀詩書，不明道理，把金寶產業當做生命，把昆弟看做路人。也不想金寶失去可掙得來，昆弟傷了怎能再得？卻原來都是不遜邪魔在他心胸鼓弄。我早起欲往寺中參禮高僧，如今既見聞這樣古怪事情，鄰里情分，且往向家勸解他二人一番。」公道老叟走到向家，只見家僕傳人，向今出屋來相見老叟。老叟便開口問道：「崑玉連日家事何處？」向今聽了，歎一口氣答道：「老尊鄰莫要提起，我想先父存日，這些家私原該二均分。如今我兄恃長占強，侵匿父遺的財寶，且又撿肥饒田產，侵奪了去。有屈無伸，如今說不得要告官司，與他分理。」老叟道：「事果是你兄沒理，但家事讓長，你做弟的讓他幾分罷。」向今答道：「尊鄰見教，敢不聽從。只是我兄侵佔了我家財也罷，又明欺我懦，把上腴田地又奪了肥己。這如何甘忍？」鄰叟道：「父母份上，只當尊翁原前不曾有這家產，你如今將何以爭？他將何以占？」向今又道：「便是占了去也罷，他且惡狠狠，恃長凌幼，毆辱小子。」鄰叟又勸道：「長兄為父，長嫂為母，便是打了你幾下，忍一口氣，也不是外人。」向今被老叟勸了一番，他心胸那不悌邪魔，被分心魔帶去別處成精，他便信理，聽鄰叟之勸。往屋裡吩咐家眷治一杯酒，留鄰叟。卻好向古從內屋出來，見了鄰叟，沒好沒氣，說道：「老官兒與我那才兄弟講甚麼話？」老叟道：「正是為你崑玉和睦些，看父母份上，把家私田產從公均分，莫要爭多角少，惹人恥笑。」向古聽了，便動了嗔色，卻不是那不遜邪魔在他腹內，說道：「家私原都有分派單帳，哪個肯讓？有一宗田產，卻是我當年幫著老父掙的，他卻年小，沒有功勞，難道如今讓他？」老叟道：「便是同居無異財，就讓一半與弟，也見你長兄的義氣仁心。只看令尊份上。」老叟方說出「看令尊份上」，向古才動了高僧日前勸化的孝心，口正欲答句好話，卻被那不遜邪魔在他肚內，又使作他起來，便道：「老官兒，我知你為我弟作說客，聽他在家殺雞為黍，款待你也。」說罷，往屋內進去。老叟沒奈何，自家沒趣要走。向今卻忙走出屋來，苦苦留住。卻說那不遜邪魔在向古腹中搬弄，猛然想到：向古被老叟勸化，幾動了孝父心腸，隨口欲讓，被我使作的忿忿進屋，如今不免再到向今腹內使作他一番。乃乘向古昏昏要睡，便出他腹，到得堂前，見向今與老叟對酌，難入他腹。卻是怎難？只因他被鄰老一番「看父母份上」正大光明的道理，把住了咽喉關，不容他邪入內。這魔正在無計，卻好半空來了陶情。這邪魅，他與分心魔在別地迷人，見分心魔來，便說道：「使他兩個搬弄向氏二人，尚恐力弱。為何帶一個來，叫那一個孤立無援。非計也。」乃飛空來探不遜邪魔作何情景，卻遇著不遜魔正在向今席前，想入肚計。陶情見了，問道：「不遜魔，如何不在他肚搬弄，卻乃立在席前，想是圖些哺啜。」不遜道：「當初兩魔不同一氣，反相爭鬥，被分心魔帶了一個去，叫我兩下裡做魔難。向今被這老兒勸化得將次回心，我要入他腹卻難入。你有何計？」陶情道：「要進何難？我有一計授你，你聽我道：

曲弊從來亂性，莫教滲入柔腸。饒君懦弱性偏剛，乘著杯中直向。

不遜魔聽了，笑道：「好計！好計！」只見向今滿斟一杯酒敬鄰叟說道：「動勞尊鄰勸解。小子怎敢不聽從？便就是克讓也是個美事。」鄰叟也回斟一杯與向今，說道：「老拙直言，莫非耍崑玉和睦。」向今接過杯酒，方飲入肚，那不遜邪魔乘著酒力，一直飛滾入腹，便向向今心裡，就比那刁唆兩家是是非的還狠，戳嘴弄舌的更凶。向今被酒作引子，便動了不遜心情，問鄰叟：「我家兄方才卻如何說？」老叟吃了他一杯兒，乃直言說出田產，當年他幫助有功，今日便占兩畝肥腴也應得的。向今只聽了這一句，乃發怒起來，說道：「甚麼有功！這明明欺我幼弱。」便跳起身，要進屋去嚷。老叟見他惡凶凶的，忙扯住他，說道：「老拙好言勸你，終無惡意。」向今哪裡依從？往門外飛走，說道：「不申明官府，終不得出這口屈氣。」只見向古從屋內走出來，說道：「我小子在內，聽得老尊長善處人昆弟，句句說的忠言直語。叵奈惡弟悻悻的要去申明官府。敢煩尊長，勸他莫要使這不明道理的心性。便是田產，憑老尊長親鄰公處，小子讓他些也罷。」向古這幾句好言，卻是那邪魔鑽出來了。老者聽了向古之言，口中答應，心裡裁度，說道：「他弟兄難勸，一個順從，一個又拗，多是那屋樑上兩個精怪作橫。我如何降服得他？且到寺中與高僧計較，再作道理。」乃到萬聖寺來，參禮聖像燒香。

卻說祖師在靜室端坐，道副上前說道：「師尊為演化本國，寺中這兩日善信往來頗眾，聞知向、鬱二家子弟改心行孝。雖虧了兩個師弟度脫，也是師尊功德甚深。但人心非古，這遠近村鄉人民且眾，難道一概良善？若知向、鬱報答改行這些根因，家家

孝順之子，忠義之人，也不枉了演化這一功德。」祖師笑道：「演化在我等，改行在人心。卻如何強得必得？只是我等原意前行演化，久在寺中，費他常住，引勸方人，生一方騷擾，非吾本意。你三人可打點行李，往前途去，順風赴大舟可也。」三弟子正要收拾行李，只見一個老僧，同著一行者，手捧著兩個大西瓜，走入靜室，向祖師前說道：「天氣酷暑，剖瓜而食，以薦高僧師父。」道副便問老僧：「此瓜何自而來？」老僧答道：「乃行者得來的。」尼總持便問行者：「此瓜何處買來？」行者答道：「我於市上見一人持此二瓜，故買來敬師。師不敢自食，故持以獻高僧。」道育道：「昨見瓜園有罵偷瓜之賊，只恐偷來，賣與行者。我等不食嗟來之食，況竊來者乎？」行者乃道：「我自捐價以買，何必問瓜竊來？況偷的未必是此瓜。」道育道：「已蒙疑念，終不吃疑在腹。」行者道：「必如何來的方食？」道育乃把手指著六位尊者聖前，道：「你看必如這尊者，方受侍者剖瓜之獻。」

道育說罷，那老僧與行者持瓜退出靜室。只見祖師向三弟子說道：「汝等見道矣，得驅魔矣。」道副聽了，便拜叩見道驅魔之旨。祖師道：「我於靜中，已早識其故。汝等方才若不審瓜之所從來，但據其敬獻一言，欣欣剖而食之，便入了許多業障。」道副又問道：「祖師靜中何見？」祖師道：「此瓜果係市人偷賣，行者貪其賤價而買。這老僧哪裡是敬獻我等好心？卻是一種邪魔，使他來迷弄我等。這其間若不問破他來歷，不指那六位尊者，莊嚴色相，愛那正大法食，哪裡驅逐得這邪魔退去？」道副又問：「這邪魔怎生來迷弄人？」祖師道：「室外有公道老叟，抱邪魔之疑，又要費汝等驅除力也。但汝等得阿羅尊者道庇，可出廡樹，便知公道人來。」道育聽了，忙出殿上，向六位尊者俯首作禮。正拜間，只見一個老叟上前問道：「師父，你可是東行演化的？」道育見那老叟：

身穿著白布道袍多褶，腰繫著黃絲縑子拴結。頭頂著氈絨帽兒齊眉，鬢插著剔牙棒兒歪塞。

老叟見了道育，近前問知，乃隨著道育進了靜室，望著祖師禮佛的一般，合掌三拜。祖師答他，卻只合掌高拱，道：「善信安福。」這老叟便開口說道：「聞知高僧度脫向氏父子一門孝順，這功德甚深，只是孝順之家，便當生出餘慶。怎麼向老物故，遺下二子，便各相爭競起來？兄不遜弟，弟不讓兄。如今不至訟至官府，不肯甘休。若是經官動府，不是傷了弟兄和氣，便是破了產業。高僧以普度存心，這宗功德若行得使他不致爭競，卻也真見方便門中。」祖師不答，閉目端坐半個時辰，乃開眼看著道副，說了四句偈語，道：

邪魔梗化，展轉人心。

詢此獻瓜，因消不悌。

老叟聽了不知何意，乃問道副說：「師父，你老祖禪機，我下愚不悟。」道副也不答，乃看著尼總持道：「些事當師弟勞一番心意。」尼總持點頭允意。卻是何意，下回自曉。